

故事里的沂蒙

# 沂蒙母亲——王换于

王换于，沂南县人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艾山乡妇救会长和副乡长。

1888年，王换于出生在沂蒙地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。受封建思想的影响，父母重男轻女，连个名字都没给她取，一直唤作“山丫头”。19岁那年，以两斗谷子为彩礼，父母把她嫁到了马牧池乡东辛庄一个姓于的人家。自此，依照当地习俗，她便被称为“于王氏”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来到沂蒙山区，组织发动群众保家卫国。性格直爽、做事麻利，且心地善良的“于王氏”为党和军队的抗战事业做了大量工作。由于表现突出，1938年冬被发展入党。填写姓名时，大家犯了难，怎么写呢？了解到她的经历后，一位干部说：“你姓王，当初因两斗谷子被换到于家当媳妇，那就叫王换于吧。”从此，她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。

1939年夏，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来到东辛庄，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到这里，并驻扎在王换于家。从那时起，王换于便认识了罗荣桓、徐向前、朱瑞、黎玉等首长，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当时，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，八路军和山东党政机关被迫不断转移，部队机关托儿所也跟着东躲西藏。这些孩子大的七八岁，小的刚刚出生，不断地奔波加上营养跟不上，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有的甚至生了重病。见到这种情况，王换于萌生了开办“地下托儿所”的想法。她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：“这样下去不行，得给孩子们找奶娘，分散喂养。这样既能照料好孩子，打起仗来也好掩护。”徐向前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并委托王换于来完成这个任务。

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，王换于的“地下托儿所”顺利办了起来。第一批转来了27个孩子，对托儿所里的每个孩子，王换于都细心呵护。那时候，山村里穷，大人都吃不饱，也没有多少奶水喂孩子，许多孩子体质很差。对需要哺乳的孩子，王换于挨村挨户动员孩子夭亡的人家，把他们带回家代为抚养；稍大一点的孩子，就送到可靠的人家照料。有一次，王换于去西辛庄看望寄养的烈士后代，发现孩子瘦得不像样，她一阵心酸，将孩子抱回了家。

当时，她的二儿媳正在哺乳期，除了抚养自己的孩子，还照顾着几个抗日同志的孩子，奶水已经不够吃了。王换于思来想去还是对儿媳说：“他二嫂，这个孩子你拉扯着吧，这是烈士的后代！让咱的孩子吃粗的，把奶给这些孩子喝吧，咱的孩子就是磕打死了你还可以生育，烈士的孩子没了可就断了根呀。”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精心照料下，托儿所的孩子无一夭亡，全都长大成人，但是她

的四个孙子却因照顾不周、营养不良先后夭折了。

王换于的“地下托儿所”前后共抚养了八十多名革命后代，他们时刻不忘沂蒙山区的养育之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遍布全国的王换于“儿女”们纷纷来看望她。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之子胡鲁克就曾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们出生在沂蒙，没有以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母亲的养育呵护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！”

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，王换于不仅带动家人，还不断发动周围的群众，投入到拥军支前工作中。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并救治了一大批八路军伤病员。

1941年，日军大扫荡时，《大众日报》社的白铁华（原名毕铁华）被日军抓捕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，用烙铁把他全身烙得血肉模糊、奄奄一息。他被营救出来后送到王换于家养伤，为了给他治伤，王换于想尽了办法，到处打听治疗烙伤的民间验方。刚开始听说蜂蜜管用，她就想办法四处搜集蜂蜜，厚厚地抹在白铁华身上，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看不出好转。她又听说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烙伤，就爬上南山找到一家猎户，托他打了一只獾，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，和好，给白铁华搽敷，虽然有效果但见效不快。后来，她又听说老鼠油是专治烧伤的特效药，就想设法搜集来，搽敷后没几天，白铁华的伤处就结了痂，不再流血淌脓了。在王换于一家的精心治疗下，白铁华终于恢复了健康。

每当王换于家附近有战斗结束，她便和儿媳张淑贞跑到枪声刚刚停止的战场上，收留掉队的干部战士，送他们归队。1941年冬，她卖了家里的三亩半土地，砍了一棵大楸树，厚葬了山东分局妇委委员、省妇救会常委陈若克烈士母女。在日寇扫荡最紧急的关头，她不顾危险，保护收藏了登载着山东行政机构和群众团体所有领导名单的《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》，直到1978年，年逾九旬的王换于将书上交县里。该书后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馆，填补了省联合大会档案资料的空白。

1947年，中国白话运动的先驱蔡畅在第一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，作了关于王换于事迹的专题报告，她的名字从此名扬中外。2003年，在王换于去世14年后，“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”正式开馆。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，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，更是孟良崮战役、鲁南战役的亲历者，他亲笔题写馆名。著名作家李存葆专门书写《百年老屋赋》，“蒙山叠叠，沂河湛湛，百年老屋，精神摩天！”来自当年地下托儿所的胡鲁克等人长跪在王换于铜像前，纵情地喊了一声“沂蒙母亲”，泪流满面……

博大壮阔的景象所震撼。赵执信在《始见海》诗中描写了一步步走近大海时精神大振的感受：“洗眼看云海，前期未参差。心目忽一豁，神情恍四驰。大地直前赴，高天欹下垂。颠波从东来，神山竟西移。斜日万里碧，寒风十月吹。半生在坎井，跬步临津涯……”

在福山，赵执信初次泛海，他感到自己仿佛脱离人世，御气遨游，环顾大海，但觉广阔无涯，动荡不安。对这种漂泊的生活，他很感兴趣，其五古诗《泛海言怀》写出了初次泛海的豪壮情怀：“忽登万斛舟，如蹶长鲸背。寄身入无涯，旷览乾坤态。潮动风色道，棹急云光碎。潜随元气游，迥出人境外……”

在福山，赵执信于雪晴后的十月十日这天幸遇海市，他在欣慰之余作诗记之，诗为《雪晴过海上，适海市见之累下，自亭午至哺，快睹有述，时十月十日》：“今晨雪乍晴，寒日升扶桑。出门邀河伯，东向同茫茫。昨日之累山，紫翠点水如鸳鸯。未到二三里，见人欲飞翔。坐来忽复不相识，回峰叠嶂皆摧藏。赫然烟霭中，城郭连帆樯。疑是秦楼船，归来阅千霜。又疑瑶宫与贝阙，神山倒影沧流长。飞仙骖虎豹，晃漾凌波光。招招不得语，目极天苍黄。同游竟指是海市，对之使我神扬扬……”纵情描绘了奇诡多变、似真亦梦的海市幻影。

赵执信从福山，经渤海岸，到达此行的终点，也是返程的首站蓬莱。在这里，赵执信停留了较长时间，除了访朋问友、参观古迹外，他还在蓬莱阁望诸岛，在海镜亭观潮，在海潮庵观月等，都反映在他的诗作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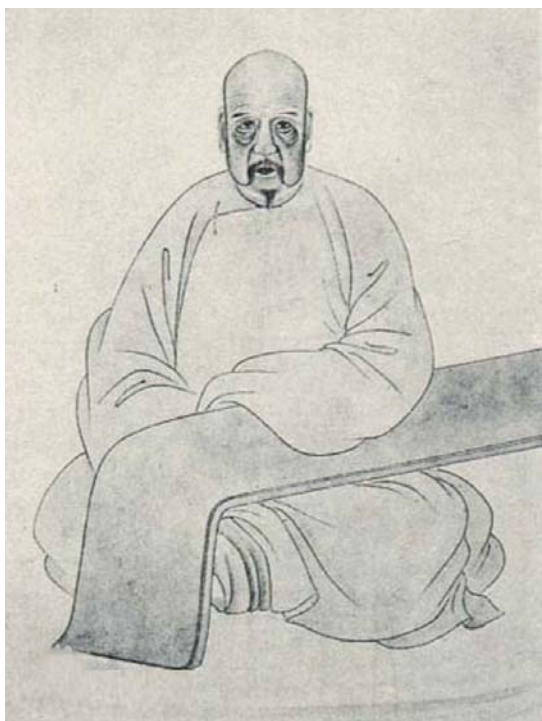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风登海镜亭观潮》描写了疾风狂吹下的汹涌海潮的奇观：“疾风鼓穷冬，大海势一变。奇收浩淼形，坐获奇丽观。耸身列缺旁，侧足虬龙畔。譬如倚闾阖，下见玄黄战。波腾银屋翻，沫吼白雨乱。万灵助呼吸，百怪忽隐见……”赵执信的诗作描绘了海潮的壮丽景象，也抒发了他由比较而产生的相对知足之感。

康熙三十四年仲冬，赵执信观海结束返回家中，又特意以一篇诗作《说海》加以总结，来表达对大海的热爱与怀念：“我本滑稽雄，平生喙三尺。偶窥白玉京，谁假青云翻。空为舍人憎，岂得紫皇惜。铄羽归故巢，舌在嗟无益。故巢富林木，石使人恒瘠。非无清冷对，未足荡心魄。笑谈苟不舒，天地亦云窄。昨过北海头，视听忽开坼。茫茫造化形，有与无相积。日月群路行，阴阳势常只。九州巨浸中，飘漾若一席……”

在诗中，赵执信将自己前半生遭遇的打击与观海联系起来，以突出观海收获之大，说自己观海后开了茅塞，丰富了阅历，表示今后将以大海的胸襟来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生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自《诗经》以来，写海的诗作几乎历代都有，其中亦不乏名篇佳作，但都是以单篇形式出现，且篇章多短小，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个角度，不免零碎单一。只有赵执信的《观海集》，是以诗集的形式，系统地描述了观海的经过与感受，较之前人的作品更为完整、具体、真切，是以往的纪游诗集所没有的，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）



赵执信画像

□赵瑞峰

赵执信(1662年—1744年)，字伸符（一作伸符），号秋谷，又号饴山，山东益都（今青州）人，其祖父赵进美官至福建按察使，诗名甚著。

赵执信继承家学，清代康熙十八年进士，授编修，出典山西乡试，迁右春坊右赞善，并任《明史》纂修官。由于在佟皇后丧期间观看洪升所作《长生殿》戏剧，赵执信被劾革职。他归乡后放情诗酒，年八十三而卒，著有《饴山堂集》十二卷、附录一卷及《声调谱》《谈龙录》等。

赵执信性喜游览，尝言：“我性爱烟水，乘秋恣所寻。”早年居官期间，赵执信就曾游历太行山、黄土高原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，赵执信被劾削职还乡后，为排散郁闷，便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游历，而且范围颇广，“涉沧溟，逾岭表，过吴阊，登嵩少”，此外，他还曾客居津门，游踪北至京津，南达广州，西入晋豫，东到黄海、渤海，有的地方是一至再至。

因得地利之便，赵执信首先东游黄海、渤海。

赵执信东游观海前后有两次，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二年。这一年他秋天动身，这有《观海集上·东向言怀》中的“秋草缀白露，凄迷晓色寒”诗句为证。赵执信东行路线是从博山启程，经临淄、益都，过昌乐、昌邑，至掖县（今莱州市）沙河店，未见大海便折返归途。

康熙三十四年秋天，赵执信服母丧期满，再次踏上东游观海的路途。这一次同上次近乎直线前往不同，到昌乐后，他绕道诸城、高密、平度，北入掖县，又折向莱阳、栖霞，经福山（今烟台市福山区），沿渤海岸到达蓬莱终点，行程距离是前次的数倍。

赵执信在福山看云海、见海市、泛大海；在蓬莱望群岛、观海潮、望出月，并将他的经历一一咏之于诗，收录于他后来所编的《观海集》下集。

赵执信于康熙三十四年秋季到达福山，因事耽搁，直到该年孟冬时节方才见到大海。他“洗眼看云海，前期未参差”，感到过去之所期和眼前所见并无出入，但还是深为大海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清代诗人赵执信东游观海

投稿邮箱：qlwbrwql@163.com